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北夢瑣言 第十二卷

### 盧藩神俊

唐盧尚書藩，以文學登進士第，以英雄自許，歷數鎮，薨於靈武。連帥恩賜弔祭，內臣厚希利祝。其家事力不充，未辦歸裝，而天使所求無厭，家人苦之。親表中有官人於靈前告曰：「家貧如此，將何遵副！尚書平生奇傑，豈無威靈及此宦者乎？」俄而館中天使中惡，以至於卒。是知精魂強俊者，可不畏之哉！八座從孫尚在江陵，嘗聞此說，故紀之，以儆貪貨者。

### 楊收不學仙

唐相國楊收，江州人，祖為本州都押衙，父直，為蘭溪縣主簿，生四子發、嘏、收、嚴，皆登進士第。收即大拜，發以下皆至丞郎。發以春為義，其房子以祝、以乘為名；嘏以夏為義，其房子以暵（古鼎反。）為名；收以秋為義，其房子以鉅、鱗、鑣、鑿為名；嚴以冬為義，其房子以注、涉、洞為名。盡有文學，登高第，號曰修竹楊家，與靜恭諸楊，比於華盛。

收相少年於廬山修業，一日，尋幽至深隱之地，遇一道者，謂曰：「子若學道，即有仙分。必若作官，位至三公，終焉有禍，能從我學道乎？」收持疑，堅進取之心，忽道人之語。他日雖登廊廟，竟罹南荒之殛，悲夫！薛澤補闕，乃楊氏之女孫婿，嘗語之。

### 張氏子數壁魚

唐張昺尚書有五子，文蔚、彝憲、濟美、仁龜皆有名第，至宰輔丞郎。內一子（忘其名。），少年聞說壁魚入道經函中，因蠹食「神仙」字，身有五色，人能取壁魚吞之，以致神仙而上升。張子惑之，乃書「神仙」字，碎翦實於瓶中，捉壁魚以投之，冀其蠹蝕，亦欲吞之，遂成心疾。每一發作，竟月不食，言語齷齪，都無所避。其家扃閉而守之，俟其發愈，一切如常，而倍餐啜，一月食料，須品味而飲之，多年方謝世。是知心，靈物也，一傷神氣，善猶不可，況為惡乎？即劉關吞人，張子吞神仙，善惡不同，其傷一也。

### 柳大夫不受潤筆（李德陽附。）

唐柳大夫玘，清廉耿介，不以利回。家世得筆法，蓋公權少師之遺妙也。責授瀘州牧，禮參東川元戎顧彥朗相公。適遇降德政碑，顧欲濡染，以光刊刻。亞臺曰：「惡札固無所吝，若以潤筆先（一作「見」。）賜，即不敢聞命。」相國欽之。書訖，竟不干瀆也。

梁世兗州有下猛和尚，聚徒說法，檀施雲集，時號「金剛禪」也。他日物故，建塔樹碑。廬岳道士李德陽善歐書，下猛之徒請書碑誌，許奉一千緡。德陽不允，乃曰：「若以一醉相酬，得以施展。千緡之遺，非所望也。」終不肯書。斯亦近代一高人也。

### 楊寅疑相術（字暹附。）

唐軍容使開府嚴遵美門客楊寅，善袁、許之術，於京城西畿逢一李生，亦唐之疏屬，隆準龍顏，垂手過膝。楊生異之，說於中尉，由是時（一作「暗」。）有資遺之，意其必致非常。黃寇犯闕，僖宗（一作「皇」。）幸蜀。李生為士民挾持入京，升含元殿，不逾浹旬，尋亦遇害。豈大人之相，只為一升殿乎？莫可知之。楊生歎嗟，不復言知人之鑿也。

王蜀先主時，有道士李暹，亦唐之宗室，生於徐州而游於三蜀，詞辯敏捷，粗有文章。因棲陽平觀，為妖人扶持，上有紫氣，乃聚眾舉事。將舉而敗，妖輩星散，而暹獨罹其禍焉。其適長裕者，臨邛之大儒也，與暹相善，不信暹之造妖，良由軀幹國姓，為群凶所憑。所以多事之秋，滅跡匿端，無為綠林之嚆矢也。先是，李暹有書，召玉局觀楊德輝赴齋，有老道崔無斲，自言患聾，有道而托算術，往往預知吉凶。德輝問曰：「將欲北行，何如？」崔令畫地作字，弘農乃書「北千」兩字，崔公以「千」插「北」成「乖」字，曰：「去即乖耳。」楊生不果去，而李齋日就擒，道士多罹其禍。楊之倖免，由崔之力也。

### 楊鑣偶大姑神（史光澤附。）

唐楊鑣，收相之子，少年為江西推巡，優游外幕也。屬秋祭，請祀大姑神。西江中有兩山孤拔，號大者為大孤，小者為小孤。朱崖李太尉有《小孤山賦》寄意焉。後人語訛，作姑姊之「姑」，創祠山上，塑像豔麗。而風濤甚惡，行旅憚之。每歲本命命從事躬祭，鑣預於此行。鑣悅大姑容，偶有言謔浪。祭畢回舟，而見空中雲霧有一女子，容質甚麗，俯就楊公，呼為楊郎，遜詞云：「家姊多幸，蒙楊郎採顧，便希回棹以成禮也。故來奉迎。」弘農驚怪，乃曰：「前言戲之耳。」小姑曰：「家姊本無意輒慕君子，而楊郎先自發言。苟或中輟，恐不利於君。」弘農優惶，遂然諾之，懇希從容一月，處理家事。小姑亦許之。楊生歸，指揮訖，倉卒而卒，似有鬼神來迎也。薛澤補闕與鑣姻懿，常言此事甚詳。

近者故登州節判史在德郎中子光澤，甚聰俊，方修舉業，自別墅歸，乘醉入太山廟，謂神曰：「與神作第三兒，得否？」自是歸家，精神恍惚，似有見召，逾月而殂也。嗚呼！幽明道隔，人鬼路殊，以身許之，自貽伊戚。將來可為鑿戒也。

### 柳氏子幞頭腳（許承傑字思益附。）

僕嘗覽《柳氏訓序》，見其家法整肅，乃士流之最也。柳玘出官瀘州郡，泊牽復，沿路染疾，至東川通泉縣求醫。幕中有昆弟（或云&~MGNOK;相，或云名珮。）之子省之，亞臺回面，且云：「不識。」家人曰：「是某院郎君。」堅云：「不識，莫喻尊旨。」良久，老僕付之：「得非郎君幞頭腳乎？固宜見怪。但垂之而入，必不見阻。」比郎君垂下翹翹之尾，果接撫之。其純厚皆此類也。僕親家柳坤，即亞臺疏房也，僑寓陽安郡。伯仲相率省焉，亞臺先問：「讀書否？修文否？苟不如是，須學作官。我之先人，修文成名，皆作官業，幸勿棄分陰也。」瀘州郡有柳大夫所造公廡，家具皆牢實齷重，傳及數政，莫知於今存否？

蜀朝東川節度許存太師，有功勳臣也。其子承傑，即故黔使君禧實之子，隨母嫁許，然其驕貴僭越，少有倫比。作都頭，軍籍只一百二〇有七人，是音聲伎術，出即同節使行李，凡從行之物，一切奢大，騎碧暖座，垂魚紛錯。每修書題，印章微有浸漬，即必改換，書吏苦之。流輩以為話端，皆推茂刺顧瓊為首。許公他日有會，乃謂顧曰：「閣下何太談謗？」顧乃分疏。因指同席數人為證。顧無以對，逡巡乃曰：「三哥不用草草，碧暖座為眾所知，至於魚袋上鑄蓬萊山，非我唱揚。」席上愈笑，方知魚袋更僭也。刺茂州，入蕃落，為蕃酋害之。

西川衛前軍將李思益者，所著衣服，莫非華煥纖麗。蜀先主左右羨而怪之，先主曰：「李思益一副衣裳，大有所費，是要為我光揚軍府，仰與江貨場勾當，俾其作衣裝也。」先主又於作院見匠人裹小朵帽子，前如鷹嘴，後露腦枕，怪而截其嘴也。又登樓見行人戴濫~HBFF2;席帽，云：「破頭爛額，是何好事？」然自務儉素，愛淨潔，皆此類也。蜀朝有小朝士裴璨，俸薄且閒，或勸求宰一邑，裴曰：「今之畿縣，非有仙骨何以得？」見其愛羨，即可知也。每云：「黃寇之後，所失已多。唯襪頭褲穿靴，不傳舊時也。」僕同院司空監云：「木圍裏頭，於事最便。何必油拭火熨，日日勞煩？此一事不請師古。」又嫌以銀稜盜器，托裡碗碟，徒費功夫。又曰：「措大暮年，方婚少女，一生之事，遺醜可知。自非鐵石為心，未有不貽他說。戒之，慎之！」因述柳氏襪頭，引起數事。豈資談笑，亦足小懲也。

### 鐵補闕貞澹

唐乾寧中，補闕楊貽德，華族科名，德孤道直，不容於時，請告華陰。方屬京國擾攘，乃謀南來，藏跡於江陵，閭巷僦居，不露行止。旅舍無煙，藜藿不給，未嘗隕獲。於時成中令延接朝客，士有依劉之言。弘農韜藏，不及門字。一旦堂帖追回，成令驚訝，以為聞聽不至，闕申情禮，兼以入翰苑秉鈞軸期之。補闕曰：「人之官職，又非妄圖。令公過飾，何當獎遇。今宰相何必某，至於垂搜羅之命？他日不過作南中一刺史爾。此際必有奉擾。」中令贈三百緡，只受三緡，辦裝所剩（一作「殘」），卻納朝廷，號為「鐵補闕」。未久，除道州牧，卻經江陵。告成令求□人散從官衣裝五□千行資，他無所要。成令甚重之。他日棲南嶽，與玄泰布衲、遁希禪師同居車箱源雙泉，歸本長老得祖印於楊公。既歿，家人亦終，似得懸解之道也。本公得禪道於三賢，乃鄭起先輩為愚話之。

### 張林多戲

唐張林，本土子，擢進士第，官至臺侍御。為詩小巧，多採景於園林亭沼間，至如「菱葉乍翻人採後，荷花初沒舸行時」，他皆此類。受眷於崔相昭緯，或謁相庭，崔公曰：「何以久不拜見？」林曰：「為飯甕子熱發。」崔訝飯甕不康之語，林曰：「數日來水米不入，非不康耶。」又寒月遺以衣襦，問其所需，乃曰：「一衫向下，便是張林。」相國大笑，終始優遇也。葆光子曰：「東方朔以詼諧自容，婁君卿以唇舌取適，非徒然也，皆有意焉。今世希酒炙之徒，托公侯之勢，取容苟媚，過於優旃，自非厚德嚴正之人，未有不為此輩調笑也。」

### 沈尚書非命（劉建封附。）

唐沈詢，侍郎亞之之子也。昆弟二人，一人（忘其名。）乘舸泛河，為驚湍激船撈梁板漂遞，沈子亦漂而死。詢鎮潞州，寵婢，夫人甚妒，因配與家人歸秦。其婢旦夕只在左右，歸秦慚恨，伺隙刺刃於詢，果罹兇手。殺歸秦以充祭，亦無及也。唐天復中，湖南節度使劉建封淫其牽隴官陳（忘其名。）之婦。陳為同列所戲，恥而發怒，伺便以蒺藜擊殺之。馬氏有其位，於今禁蔡藜，蓋懲彭城之遭罹也。淫為大罰，昔賢垂戒，作人君父，得不以子禍、奴禍取鑒哉！

### 王潛司徒燒紙錢（秦威儀附。）

唐王潛司徒，與武相元衡有分。武公倉卒遭罹，潛常於四時蒸紙錢以奉之。王後鎮荊南，有染戶許琛，一旦暴卒，翌日卻活。乃具榜子詣衙，云：「要見司徒。」乃通入，於階前問之。琛曰：「初被使人追攝，至一衙府，未見王，且領至判官廳。見一官人憑几曰：『此人錯來，自是鷹坊許琛，不干汝事，即發遣回。』」謂許琛曰：「司徒安否？我即武相公也。大有門生故吏，鮮有唵舊於身後者。唯司徒不忘，每歲常以紙錢見遺，深感恩德。然所賜紙錢多穿不得。司徒事多，檢點不至，仰為我詣衙具道此意。」王公聞之，悲泣慚訝，而鷹坊許琛果亦物故。自此選好紙剪錢以奉之。此事與楊收相於鄭愚尚書處借錢事同。

又南嶽道士秦保言威儀，勤於焚修者，曾白真君云：「上仙何以須紙錢？有所未喻。」夜夢真人曰：「紙錢即冥吏所籍，我又何須？」由是岳中亦信之。

### 崔從事為廟神賜藥

閩從事崔員外（忘其名。），正直檢身，幕僚所重。奉使湖湘，復命在道，逢寇賊，悉遭殺戮，唯外郎於倉惶中，忽有人引路獲免。驅馳遠路，復患疴疾，行邁之次，難求藥餌。途次延平津廟，夢為廟神賜藥三丸，服之，驚覺頓愈。此亦鬼神輔德也。

彭城劉山甫自云：「外祖李公敬彝郎中，宅在東都毓財坊，土地最靈。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。未大水前，預夢告張求飲食。至其日，率其類過水頭，並不衝圯李宅。」異事也。

### 張璟為靈廟草奏

廬山書生張璟，乾寧中，以所業之桂州，欲謁連帥張相。至衡州犬嗅灘，損船上岸，寢於江廟，為廟神所責。生以素業對之，神為改容，延坐，從容云：「有巫立仁者，罪合族誅。廟神為其分理，奏於嶽神，無人作奏。」璟為草之。既奏，蒙允。神喜，以白金□餅為贈。劉山甫與廖鷺校書親見璟，說其事，甚詳也。

### 澆水神正直

唐黃寇奔衝，有小朝士裴（忘其名。），移挈妻子，南趨漢中。才發京都，其室女路次暴亡。兵難揮霍，不暇藏瘞。其為悲悼，即可知也。行即洛谷，夜聞其女有言，不見其形。父母怪而詰之，女曰：「我為澆水神之子強暴，誘我歸其家。厥父責怒，以妄殺生人，遽行笞責，兼遜謝撫慰，差人送來。緣夕旦未有托，且欲隨大人南行。」俾拔茅為苞，致於箱笥之中，庶以魂識依止。飲食語言，不異於常爾。後白於嚴慈云：「已有生處。」悲咽告辭去。夫鬼神之事，世所難言。素澆之靈，有義方之訓，所謂聰明正直之流也。

### 塹杜氏山岡事（鮮于仲通唐氏嚴氏附。）

古有宅墓之書，世人多尚其事，識者猶或非之。杜公正倫與京兆宗派不同，常蒙輕遠，銜之。洎公宦達後，因事塹斷杜陵山脈，由是諸杜數代不振。

鮮于仲通兄弟，閬州新井縣人，崛起俱登將壇。望氣者以其祖先墳上有異氣，降敕塹斷之。裔孫有鮮于岳者，幼年寢處，席底有一小蛇，蓋新出卵者。家人見之，以為奇事。此侯及壯，常有自負之色，歷官終於普州安岳縣令，不免風塵。其徒戲之曰「鮮于蛇」也。

唐峰，亦閬州人，有墳塋在茂賢草市。峰因負販，與一術人偕行，經其先塋，術士曰：「此墳塋子孫，合至公相。」峰謂曰：「此即家墳隴也。」士曰：「若是君家，恐不勝福也。子孫合為賊盜，皆不令終。」峰志之。爾後遭遇蜀先主開國，峰亦典郡，其二子道襲官，皆至節將。三人典郡，竟如術士之言，何其驗也。

嚴司空震，梓州鹽亭縣人，所居枕釜戴山，但有鹿鳴，即嚴氏一人必殞。或一日，有親表對坐，聞鹿鳴，其表曰：「釜戴山中鹿又鳴。」嚴曰：「此際多應到表兄。」其表兄遽對曰：「表兄不是嚴家子，合是三兄與四兄。」不日，嚴氏子一人果亡，是何異也！

#### 鼠狼智

相國張公文蔚，莊在東都北坡。莊內有鼠狼穴，養四子，為蛇所吞。鼠狼雄雌情切，乃於穴外坩土，恰容蛇頭，俟其出穴。果人所分處出頭，度其回轉不及，當腰齧斷而劈蛇腹，銜出四子，尚有氣，置於穴外，銜豆葉嚼而傳之，皆活。何微物而有情、有智若是乎！最靈者人，胡不思也？